大乘勝解與菩薩行

張鴻洋

緣起

研究佛學的知識分子，於聽講閱讀之後，欣羨佛學理論的高遠，佛法境界的開闊，遂發出大勇猛心以修習佛學，這是多麼值得歡喜讚嘆啊！但是，有的由於一向缺乏對日常生活的關心，在待人處事或事業上遭遇到難以解決的困擾，雖然日夜沉潛於佛學之中，也無法解決。或者忽略了苦果的眞正原因，不去正視它，却更轉而逃避於佛學中，息諸外緣，一心出世了。或者內心苦惱萬分，自怨自艾，對自己所

修學的佛法也失去了信心，以爲「佛學既然不能解決我的問題，修學佛法有什麼用呢？」遂由懷疑，而否定，甚至於全盤放棄。這樣的例子，我看見不少，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啊！

學佛乃是利益人羣

歸結其因，實在是對佛法沒有了解所致；把佛法與世法判分爲二，過其兩面人的生活，當然是「其進也速，其退也速」。如果更擴大來看它的背景與影響，也許在整個佛法的教化中，了知佛法並不是超然於世外，而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。太虛大師於海潮音二卷記載一篇行爲主義的佛乘中談到：「一般知識青年，或認佛法爲達到『本體』的哲學；或則但守一句『佛名』；或則但以佛的經書、形像、數珠、木魚、蒲團等項爲佛事，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，無一非佛事，所以人人能修習之菩薩行，益加廢而不舉矣！」其語剴切沉痛，寧不警惕。

又說：「吾確見現時學佛者漸多，大都迷背佛乘，不修習佛之因行。不知一切有益人羣之行爲皆佛之因行，反厭惡怠墮，其流弊將不可勝言！故大聲疾呼，敢爲之告曰：吾人學佛，須從吾人能實行佛的因行上去普偏修習。盡吾人的能力，專從事利益人羣，便是修習佛的因行。要之，凡吾人羣中一切正當之事，皆佛之因行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爲。廢棄不幹，便是斷絕佛種。」

余學佛日淺，但在追求中所遇到的進退困擾也不少，故深深服膺大師之言，以爲今日若不能如是提倡菩薩行，如是實踐菩薩行，不但佛法終不能取得全社會、全世界的同情，學佛者也終不能成爲一個眞實自利利他的人，只不過是一位遠離現實，空談理想的理論家而已。

進一步言之，欲學菩薩行，當求大乘之勝解。因爲「知見」決定行爲，行爲中也包含了「知見」。菩薩行眞難啊！一般人不是陷於塵世的五欲行貪著種種，就是想求出離，急欲解脫，沉於枯寂的厭世心情，受著各種矛盾的驅使，變化不休！想從這一切裏找出生命的中道，不能不學大乘的勝解，從智慧的鍛鍊下手。

要之，求大乘之勝解，實在是學菩薩的青年（此青年，指一切具有勇猛、積極發心的人）的第一

課題。而這個「勝解」，非只是經典的學習而已，在一切事情中、日常生活裏，老老實實地考察自己，改進自己，腳踏實地虛心學習，乃勝解的精神。太虛大師也說：「得十百人研究教典，一章一句，不如有一人向內心薰修印證，一期徹悟心源，少契佛心，乃能應機設教，流衍無盡。」信然！願擇此文，迴向一切有情，共沾法喜。

菩薩下度有情衆生

菩薩，華言覺有情。梵語菩提薩埵，大略分析它，菩提是上求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薩埵是下度無量無邊的有情衆生。考察他與一切二乘，異教所不共的，是他的甚深悲心。

華嚴經云：「爾時世尊，知諸菩薩心之所念，大悲爲身，大悲爲門，大悲爲首。以大悲法而爲方便，充徧虛空。」以悲心出發，然後一切所作所爲，才可稱之爲方便，因爲內心的體認無時無刻不是爲了利益衆生，那麼身口意三業無論如何形相，也都歸向於此了。反之，爲了一己的利益來攝受衆生是有的，在人世間得到衆人的擁戴也很多，他比起清苦的出家人，好似有更多的方便作爲，可是，他算不上菩薩，也比不上出家人。因爲榮華是很短暫的，唯有菩薩以悲心來莊嚴內華，能够適應衆生的需要，而在衆生心上流衍無盡。

於今日言之，爲僧說法，教育事業固然可以是菩薩行，經商、從政、藝術、科學研究亦何嘗不可。在實踐上，應配合時代的需要，憂天下之所憂，以解決時代社會最迫切的問題爲己志。例如抗戰初期，上海戰事爆發，全國進入戰爭狀態。上海佛教慈善團體，首先組織了「僧侶救護隊」，搶救傷兵。當時他們無畏犧牲的精神，實在感人，上海輿論曾以「戰神之敵」讚揚他們。（見中國佛教近代史，東初法師著）

民初菩薩行之典範

又如太虛大師領導民初佛教界進行改革，他所倡導的整理僧伽制度、人生佛教、菩薩學處，也都是針對時代弊病、佛教弊端，全心全意去努力。雖然大師之新佛教運動未能完成。後來大乘的學子，引爲菩薩行的典範，應是無愧。（詳見太虛大師年譜，妙雲集中編）

我讀大師全書，亦有所感。今日佛教衰落，學

佛者限於環境因緣，或以懶惰之心，不能恢復佛教的積極精神，不能適應時代社會的變革，也許是主因。這些問題其實與民國初年佛教界的問題有著血乳關係，如果有志奮起之士，能花些精力，探討民初佛教的歷史，相信必定會獲得很多啓示。甚至，在佛學講座中，增加佛教近代史這門課，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意識；不單單是告訴他們事件資料而已，還須能引導他們對實際存在的問題有思考和面對的興趣，或許如此，求學佛法者能夠對整個佛教有更廣泛同情的看法，也能有更長遠、實際的作爲。

其次，於經典言之，從大乘經上去考察菩薩行，更是充滿了豐富的意趣。華嚴經的善財童子，般若經的常啼菩薩，法華經的常不輕菩薩，都是修學大乘法的好榜樣。他們所行雖各有特色，但是共同顯示出來的是甚深的悲心，和不懈不怯的廣大願力。譬如常不輕菩薩，生於某劫的末法時期，因爲看見人世輕棄佛法，鬪爭猜忌，妄行不義，人人貢高我慢，所以提倡「不輕人」以感格衆生。他向行個人頂禮，言「汝等皆當作佛，我不敢輕於汝」，喚起人自尊向上之心，也揭示出大乘佛法的深義——人人皆有佛性，使衆生重新受到佛法的滋潤。這是難行能行的榜樣。

餘如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等等，太值得去學習了。佛菩薩出現於世間，的的確確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此土特有的，只要那裏有衆生的苦痛，那裏就有佛菩薩濟苦助世的大悲行，只是不一定用「菩薩」兩字來說明它，也不一定須要它。因爲那是人類人格的自然顯現啊！大師有一偈子，很能够表示出從人而成佛的精神來，其實那就是菩薩的精神。

「衆苦方沸騰，徧救懷明達。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人成卽佛成，是名眞現實。」

大乘勝解相應而起

菩薩所以有別於二乘，而眞能紹繼如來家業，其特點在於甚深的悲心；而悲心的發生，又由通達了諸法實相，與空、無相、無作的大乘勝解相應而起。所以，「學菩薩行，就要由此學起」。同學們在學校中研讀經典，如果眞能依教修行，依文作觀，於一部經論反覆研索，溶爲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憚難，不急躁，自然易知門徑。就算以兩年甚至三年的時間，來研究一部經，也不算太多。學佛是貴其

有成，不貴其速也！

大乘勝解的扼要，不外乎空有二宗的深切體認，試分之，一者一切法自性空義，一者一切法唯識現義。

先說一切法自性空。龍樹菩薩有偈云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卽是空，亦爲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我們觀察外在的世界，很容易就知道那是因緣和合而有的，譬如一個電燈，我說那不是「電燈」，因爲何來「電燈」？只見玻璃圈住一圈金屬絲等物，除了玻璃和金屬絲，我沒有看見「電燈」啊！故知「電燈」實在沒有，是假名安立而有，是因緣和合故存在。找他的究竟實性，不可得，若說他不存在亦不可。離開了因緣別無自體性，是自性空義。「佛法的精義不只是觀察外在世界的因緣生起而已，如電燈的因緣起，易知易解，不能顯露出佛法的眞精神，到底什麼是與一切科學、哲學不共之處？更要回過頭來觀察有情衆生的身心，觀察心與物的關係。在空的徹見之下，打破久遠以來身心的執著，以及一切微細的法執。」

讓我們嘗試觀察這個身吧！它有毛髮骨髓肉血等等，有神經器官、有肺、肝、心臟等等，這裏面那一個是我的身呢？離開了他們，此身亦不復存在，故知本無自體。再看這個身隨時在新陳代謝的變化之中，從嬰兒至現在，全身細胞相同者幾希，那裏去找一個固定不變的身呢？再觀察這生老病死的過程，今日給它好湯好菜，給它錦繡裝飾，明日生病了却一點兒也不感謝昨日之恩，讓你受苦。更遑論長養數十年，一朝死神臨頭，棄汝而去。忘恩負義，豈有過乎？要之，看它由衆多因緣和合而成，只是假名存在；看它不斷地遷流變化；看它不能由我主宰；它到底是誰呢？圓覺經云：「卽知此身，畢竟無體，和合爲相，實同幻化。」信然！身如此，認識心亦然，一切法無不如此。

衆生與我無二無別

如果體取空義，而不墮入斷滅；體取如幻有，而不墮入常見，在左右搖擺的修學過程中，逐漸斷執、去障。進而空假雙亡或空假雙照圓融，卽爲中道。菩薩依著這樣的微細觀察，和深刻悟解，如禪宗云：「身心脫落，脫落身心。」能夠了解到衆生與我無二無別，如幻如化的大悲行卽由此而發生。

亦由了知一切法如幻，故能不著相地度一切衆生，因爲不著相的緣故，就沒有煩惱、沒有疲厭，能够生生世世地做著利他濟世的菩薩行，而心恒常住於安隱處。涅槃與生死，同樣的也是無二無別啊！

次說大乘唯識義。他的宗旨在說明：「因緣所生法，一切唯識有。所執自性空，卽是圓成實。」（太虛大師所作偈）我們知道「空宗」的本身，已經具足了無缺憾了。爲何要成立唯識義呢？原因是當時佛教環境不同，龍樹菩薩爲了對破一切有部而成立大乘根本義，故從空義發揮；無著、世親菩薩承襲了龍樹的學說，看見當時學佛者，落於頑空斷滅空之中，以爲既然一切都空了，做壞事與做好事有何差別，不敬持戒，不尊經教，眞是佛教的大危機。所以積極地闡明一切法爲因緣所生法，雖然當體卽空，是有因有緣的，成佛也是有因有緣的。爲了說明這些因緣的相續行相，遂以八識來解說，一切世間都是依識而有，爲求取事情的正因正果，使人有重新恢復向上的希望，去除慵懶的惰性。

這種側重在因果相續義來闡明大乘的根本義，是將一切法析爲色法、心法及心所法等，於法上安立有依他起性、遍計所執性、圓成實性。如繩喻：人見一繩於途，昏暗中因誤認爲蛇，而害怕戰抖；第二日才知實在是繩。這個「蛇」屬於子虛烏有，是遍計所執性，說明人類一切妄執。這個繩，乃依麻而有，假名爲繩，故知繩爲依他起性，說明世間之現象如何而有。這個麻之作爲繩的根本，就比喻圓成實性爲一切法之眞理。如果能够在依他起的一切世界現象上，認清了自己的執著，遠離遍計所執，那麼一切法卽是圓成實了。故知圓成實性，指的是證悟者的現量境界，與空宗所說的「畢竟空」、「中道」實在是同一意趣。應注意者，唯識宗對一切法的因緣相狀作詳細的分析，這個因緣，並非泛指一切因緣，而是指特殊的親因和增上緣，與空宗義特別側重於緣的角度不同。菩薩於此，能了解心，心所法無我，知道一切法若有因有緣，便能趣得一定的善果，知道同體的衆生如何受苦，如何變化遷流，大悲之心，便相應而生。以上略明唯識義。

結論

大乘的勝解，不只屬於知見上的了解而已。而

是依教奉行，要於身心中產生眞正的體認。而且菩薩行也不是散漫的救濟而已。它乃是隨時隨地「以一切世界無量衆生的利益爲前提，不以於己有害，於人有利而不作，于己有利，于人有害而可作。凡作事必以大衆利益爲前提卽菩薩行。」（太虛大師語）今日，許多人誤解佛法是消極的、出世的、「陰柔的」（牟宗三先生語），願一切見聞的人，都能够發大心，深入佛法精義，向內心薰修印證，體取本具之大悲。不但出而爲一個堂堂正正的社會公民，也是大乘佛教的本份事。

——本文榮獲康有榮學金，作者張鴻祥是臺大電機系學生。

本社新成立服務部啓事

本社爲便利大專院校學佛且曾獲獎學金的畢業同學謀職及進修起見，特增辦下列業務：

㈠畢業同學如擬就業，請將學、經歷及希望職位、名稱、薪級等條件，函告本社登記，遇機推薦。

㈡各公民營機構及工商行號如需要德學兼優人才，請將工作類別及所需經歷待遇等事項函告本社，以便擇優介紹。

㈢凡已畢業同學，男性服役完畢，欲出國深造，如願研究佛學、文理、藝術，有「托福」及格證件者，可洽本社代爲介紹美國大學研究所，俾易取得入學許可。

㈣各大專佛學社團畢業同學，希將最近通訊地址函告本社，以便有書刊贈送時，按址付郵，以後如有變更，亦請隨時通知。

慧炬雜誌社

六十六年十月十日